

論文

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瑣議

王鵬凱*

中文摘要

紀昀評注《文心雕龍》在「龍學」上有其重要的成就，此外，紀昀身為《四庫全書》總纂官，負責修訂、撰寫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因此往往將其意見、研究心得寫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。經比對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、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，兩篇的意見，就是紀評《文心雕龍》研究成果的展現，無異於紀昀觀點，成為官方立場。也可以確定這兩篇提要，出自紀昀之手無誤。而紀昀只對黃叔琳《文心雕龍輯注》進行部分的糾謬品評，未竟其事之因，筆者以為或許是因趕赴密雲迎鑾所致。

關鍵字：紀昀、文心雕龍、四庫全書總目

乾隆 33 年 7 月，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獲罪，旨籍其家。因見曾之孫盧蔭文為紀昀女婿，紀昀乃循私漏言。事發，革職戍烏魯木齊（迪化）。這是紀昀（1724-1805）仕途中最嚴重的打擊。此番遠謫新疆，直到乾隆 35 年 12 月，高宗才下旨釋還。乾隆 36 年 2 月，紀昀束裝東歸，6 月抵京。自西域歸後，尚未署官，長晝多暇，遂點刊前人遺集，7 月 28 日閱畢《玉臺新詠》，8 月 2 日又覆閱畢¹。8 月 6 日，評閱《文心雕龍》畢，記年月日於 10 卷末²。8 月，跋《蘇文忠公詩集》評本³。除上述遺集外，另有《王子安集》、《韓致堯集》、《唐詩鼓吹》等，咸親評校⁴。所以在紀昀西歸之後 48、49 歲這兩年，直到乾隆 38 年 2 月，開《四庫全書》館，任《四庫全書》總纂官為止，可以說是紀昀評點詩文集的豐收期。

其中他所評點的《文心雕龍》，是清人對《文心雕龍》研究重要的成果之一。在近三百條評語中，對黃叔琳的注及《文心雕龍》50 篇作詳細地品評，《文心雕龍》50 篇評語，少則 1 則，多至 9 則，最長的字數達 156 字。在內容上

*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

¹ 據國家圖書館藏紀昀評點《玉臺新詠》三則跋語。

² 紀昀：《紀曉嵐評注〈文心雕龍〉》卷一，江蘇：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，頁 422。道光 13 年兩廣節署刊版。

³ 紀昀：〈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序〉，《紀昀評點蘇東坡編年詩》，北京：北京圖書出版社，2001 年，頁 1。

⁴ 李宗昉：〈紀文達公傳略〉，《聞妙香室文集》卷十四，頁 3。道光 15 年刊本。

大致可分為版本校審以及字句糾謬的考校工作、對文學創作與文章寫作的理論評述兩部分，其成果相當豐碩。是以學者多所讚譽，如沙先一稱是書「可以說，紀評是《文心》研究由一般的注釋考訂到理論分析轉向的標志……在紀氏以前，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研究《文心》者甚少，即便有亦多片語隻言，較為零星。而紀評於此，則從較多的層面展開。」⁵；王更生也指出紀評《文心雕龍》對近代「龍學」之研究與發展極具影響力「《文心雕龍》之所以引起後世學術界的注意，正得力於清儒黃叔琳，紀昀注疏、評騭之功。」⁶；張文勛認為是書考評合一，使《文心雕龍》研究上了一個新台階「紀曉嵐的貢獻，在於集文字考證與理論批評為一體，使《文心雕龍》研究上了一個新台階，對後世「龍學」的形成，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。」⁷；張少康也說紀評《文心雕龍》，有津梁古今「龍學」的重要意義「紀曉嵐對《文心雕龍》的評點在《文心雕龍》研究史上，確實具有津梁古今「龍學」的重要意義，對後世例如范文瀾《文心雕龍注》以及有關劉勰文學理論批評思想的探討，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。」⁸；林其銓認為紀評《文心雕龍》對後人的研究頗多啟發「紀昀識見廣博，他在批語中，對《文心雕龍》版本、文字、所引事類、前人評批，都多有討論，對後人的研究頗多啟發。」⁹諸人所言，都指出紀昀評注《文心雕龍》在「龍學」上重要的成就。此外，紀昀身為《四庫全書》總纂官，負責撰寫修訂、撰寫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因工作之便，往往將其意見、研究心得寫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紀評《文心雕龍》亦復如是。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、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¹⁰，兩篇的意見，就是紀評《文心雕龍》研究成果的展現，無異於紀昀觀點，成為官方立場。以下就來討論紀評《文心雕龍》研究成果，發揮於武英殿本

⁵ 沙先一：〈論紀昀的《文心雕龍》研究〉，《徐州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 28 卷 3 期，2002 年 9 月，頁 67。

⁶ 王更生：《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祕寶《文心雕龍》》，台北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1995 年，頁 29。

⁷ 張文勛：《文心雕龍研究史》，昆明：雲南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，頁 99。

⁸ 張少康、汪春泓、陳允鋒、陶禮天：《文心雕龍研究史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，頁 105。

⁹ 林其銓：〈略論文心雕龍評本批語的學術價值--以清紀昀評語為個案〉，《江蘇鎮江》《第四屆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2000 年，頁 368。

¹⁰ 為何要特別強調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因為該書寫定於乾隆 60 年，實際成於紀昀之手，另二位總纂官，早已不經手該事務。說詳見拙作〈紀昀撰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之論析〉，《東海圖書館館訊》新 97 期，2009 年 10 月，頁 70-75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、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的情形，可以確定這兩篇提要，出自紀昀之手。

壹、紀評《文心雕龍》研究成果寫入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的情形

在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中，主要談論到《文心雕龍》成書年代的問題、〈隱秀篇〉補文真偽的問題、《文心雕龍》字句舛訛，後人校正，而亦不免於妄改的問題。這三項問題，在紀評《文心雕龍》中都早已言及。

一、《文心雕龍》成書年代的問題。紀昀最早提出糾正《文心雕龍》成書題為梁代的錯誤，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言及《文心雕龍》成書年代「又據〈時序〉中所言，此書實成于齊代。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劉勰撰，亦後人追題也」¹¹，紀評《文心雕龍》早已言之「據〈時序篇〉此書實成於齊代，今題曰梁，蓋後人所追題。猶《玉臺新詠》成於梁，而今本題陳徐陵耳」¹²。

二、〈隱秀篇〉補文真偽的問題，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寫道：

是書自至正乙未刻于嘉禾，至明弘治、嘉靖、萬曆間凡經五刻。其〈隱秀〉一篇，皆有缺文。明末常熟錢允治稱得阮華山宋槧本，抄補四百餘字。然其書晚出，別無顯證。其詞亦頗不類，如「嘔心吐膽」，似摭《李賀小傳》語；「鍛歲煉年」，似摭《六一詩話》論周樸語；稱班姬為「匹婦」，亦似摭鍾嶸《詩品》語，皆有可疑。況至正去宋未遠，不應宋本已無一存，三百年後乃為明人所得。又考《永樂大典》所載舊本，闕文亦同。其時宋本如林，更不應內府所藏無一完刻。阮氏所稱，殆亦影撰，何焯等誤信之也。¹³

這段掀起學界爭辯補文真偽問題的觀點¹⁴，也是最早出自於紀評《文心雕龍》，

¹¹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 195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，頁 2737。

¹²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一，江蘇：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，頁 21。

¹³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 195，前引書，頁 2737。

¹⁴ 除少數反對者，如詹鏞：〈文心雕龍的《隱秀》篇補文的真偽問題〉（《文學評論叢刊》第 2 輯，北京：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79 年），紀昀這項論點，基本上為學界所採認，如黃侃《文心雕龍札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 年）以自撰四百字補文，取代之。范文瀾《文心雕龍注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，1998 年）、王利器《文心雕龍校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 年）則將補文由正文中刪除，直接放入附錄中，不加以校注。

紀昀還在乾隆 38 年 3 月補記兩段文字，因為該年 2 月他任職《四庫全書》總纂官一職，藉職務之便，便趕緊以《永樂大典》所收舊本校勘〈隱秀篇〉補文，結果加強他認定補文偽出的觀點，足見紀昀一直掛心此事：

此篇出於偽託，義門為阮華山所欺耳。¹⁵

此一頁詞殊不類，究屬可疑。「嘔心吐膽」似摭玉溪、李賀小傳「嘔出心肝」語，「鍛歲煉年」似摭《六一詩話》周樸「月煨季煉」語，稱淵明為彭澤乃唐人語，六朝但有徵士之稱，不稱其官也。稱班姬為「匹婦」，亦摭鍾嶸《詩品》語，此書成於齊代，不應述梁代之說也。且隱秀二段皆論詩而不論文，亦非此書之體，似乎明人偽託，不如從元本缺之。¹⁶

癸巳三月，與武進劉青垣編修在四庫全書處，以永樂大典舊本校勘，正與梅本相同，知王本為明人臆改。¹⁷

癸巳三月以《永樂大典》所收舊本校勘，凡阮本所補悉無之，然後知其真出偽撰。¹⁸

三、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還論及字句舛訛，後人校正，而亦不免於妄改的問題：

至字句舛訛，自楊慎、朱謀瑋以下，遞有校正，而亦不免于妄改。如〈哀誄篇〉「賦憲之諡」句，皆云「賦憲」當作「議德」。蓋以「賦」形近「議」，「憲」形近「惠」，惠，古德字也。然考王應麟《玉海》曰：「周書諡法，惟三月既生魄，周公旦、太公望相嗣王發既賦憲，受臚于牧之野，將葬，乃制作諡。」《文心雕龍》云「賦憲之諡」出于此。然則二字不誤，古人已言。以是例之，其以意雌黃者多矣。¹⁹

紀昀的評語較為簡單，雖無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的長篇大論，所舉證王應麟《困學紀聞·周書諡法》卷二，與《玉海·周九典》雖為不同的二書，但兩者所引「賦憲」之言，並無不同，正顯現出紀昀的博聞強記：

「賦憲」二字出汲冢周書，王伯厚《困學紀聞》已有考證，不得妄改

¹⁵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例言，前引書，頁 8。

¹⁶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四十，前引書，頁 336-337。

¹⁷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一，前引書，頁 39。

¹⁸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四十二，前引書，頁 351。

¹⁹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 195，前引書，頁 2737。

為「議德」。²⁰

貳、紀評《文心雕龍》研究成果寫入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的情形

黃叔琳的《文心雕龍輯注》也是清人研究《文心雕龍》重要成果之一，紀評《文心雕龍》就是依據黃叔琳的《文心雕龍輯注》進行品評，也因此對黃注從第一至第八篇（〈原道〉至〈詮賦〉），或多或少皆有評語；但是自第九篇至第五十篇（〈頌贊〉直至〈序志〉），除了在〈聲律〉篇「吹竽」的注文眉端加了一條批語外，其餘則不著一字。紀昀有始無終，未竟其事，甚為可惜，至於為何如此，筆者留待結語再稍加揣度其原因。道光 13 年（1833 年）盧坤命其弟子吳蘭修將黃注、紀評以朱墨套色合刻刊行，成為清中葉之後最為通行的《文心雕龍》注本。紀昀對黃注的意見也寫入《四庫全書·文心雕龍輯注》書前提要與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中。《四庫全書·文心雕龍輯注》書前提要寫於乾隆 44 年，可能是要顧慮另位總纂官，因此行文較為簡潔；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，只經紀昀一人修改，因此增添大量對黃注的指正意見，雖然繁簡有別，但兩者都是紀評《文心雕龍》研究成果的展現。今先將兩篇提要列表比較，再引述紀評《文心雕龍》所言，以見紀昀研究成果，展現於提要之情形。

	乾隆 44 年《四庫全書·文心雕龍輯注》書前提要	乾隆 60 年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
作者介紹	臣等謹：案《文心雕龍輯注》十卷，國朝黃叔琳撰。叔琳有《史通訓故補》，已別著錄。	國朝黃叔琳撰。叔琳有《研北易鈔》，已著錄。
注本介紹	考《宋史·藝文志》有辛處信《文心雕龍注》十卷，其書不傳。明梅慶生復創為之注，不過粗具梗槩。王維儉踵之而作，援据始稍稍加詳。叔琳此本蓋因二家之注而增損之，徵引詮釋頗為賅貫。	考《宋史·藝文志》有辛處信《文心雕龍註》十卷，其書不傳。明梅慶生註粗具梗概，多所未備。叔琳因其舊本，重為刪補以成此編。其譌脫字句，皆據諸家校本改正。

²⁰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十三，前引書，頁 121。

<p>注本糾謬</p>	<p>其間如注〈詮賦篇〉拓字，字不引顏延年〈宋郊祀歌〉，而據《西京雜記》，疑為括字；〈史傳篇〉班固徵賄事，不引劉知幾《史通》互証，而旁牽陳壽傳覓米之事，此類俱不免有所訛舛。又楊慎、朱謀埠等妄改之文，亦不能有所校正。</p>	<p>惟〈宗經篇〉末附註，極論梅本之外誤，謂宜從王維儉本，而篇中所載，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，殊自相矛盾。所註如〈宗經篇〉中「《書》實紀言而訓詁茫昧，通乎爾雅，則文義曉然」句，謂爾雅本以釋詩，無關《書》之訓詁。案《爾雅》開卷第二字，郭註即引《尚書》「哉生魄」為證，其他釋《書》者不一而足，安得謂與《書》無關？〈詮賦篇〉中「拓字於楚詞」句，「拓字」字出顏延年〈宋郊祀歌〉而改為「括字」，引《西京雜記》所載，司馬相如「賦家之心包括宇宙」語為證，割裂牽合亦為未協。〈史傳篇〉中「徵賄鬻筆之愆，公理辨之究矣」句，公理為仲長統字，此必所著《昌言》中有辨班固徵賄之事，今原書已佚，遂無可考。觀劉知幾《史通》亦載班固受金，事與此書同，蓋《昌言》唐時尚存，故知幾見之也。乃不引《史通》互證，而引陳壽索米事為註，與《前漢書》何與乎？</p>
-------------	---	---

		<p>又〈時序篇〉中論齊無太祖、中宗；〈序志篇〉中論李充不字宏範，皆不附和本書。而〈指瑕篇〉中〈西京賦〉稱中黃賁獲之疇，薛綜繆註謂之闔尹句，今文選薛綜註中實無此語，乃獨不糾彈，小小舛誤，亦所不免。至於〈徵聖篇〉中「四象精義以曲隱」句，註引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；又引朱子《本義》曰：「四象謂陰、陽、老、少」。案《繫詞》「易有四象」，孔疏引莊氏曰：「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、有假象、有義象、有用象，為四象也。」又引何氏說以「天生神物」八句為四象。其解「兩儀生四象」，則謂金木水火乘天地而有是。自唐以前均無陰陽老少之說，劉勰梁人，豈知後有邵子《易》乎？又「秉文之金科」句，引揚雄《劇秦美新》，「金科玉條」又引註曰：「謂法令也，言金玉佞詞也。」案李善註曰：「金科玉條，謂法令，言金玉，貴之也」，此云「佞詞」，不知所據何</p>
--	--	---

		<p>本？且在《劇秦美新》，可謂之佞詞；此引註〈徵聖篇〉而用此註，不與本意刺謬乎？其他如註〈宗經篇〉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邱不引《左傳》而引僞孔安國《書》序；註〈諧讖篇〉荀卿〈蠶賦〉，不引荀子賦篇，而引明人《賦苑》，尤多不得其根柢。</p>
<p>注本評價</p>	<p>然其疏通證明，大致純備，較之梅王二注，則宏瞻多矣。</p>	<p>然較之梅註，則詳備多矣。</p>

在提要注本介紹中，特別提到其書不傳的辛處信《文心雕龍注》，乃是因為辛處信《文心雕龍注》才是《文心雕龍》最早的注本，標舉出此書，是為了糾正黃叔琳在《文心雕龍輯注》序中所言「明代梅子庚為之疏通證明……則創始之難也」²¹的誤謬，這論點在紀評《文心雕龍》早已言之：

《宋史·藝文志》有辛氏《文心雕龍注》，書雖不傳，亦宜引為緣起，不得以子庚（梅慶生）為初始也。²²

書前提要的注本糾謬舉出三項，楊慎、朱謀埠等妄改之文的辨誤，已於前面提過，〈詮賦篇〉拓宇的問題，紀評《文心雕龍》也早已言之：

「拓」字不誤，開拓之義也。顏延年〈宋郊祀歌〉：受敷錫宅中，「拓」字李善注引《漢書》虞詡曰：先帝開拓土宇。²³

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也有此條，只不過解說得更為詳細：

〈詮賦篇〉中「拓宇於楚詞」句，「拓宇」字出顏延年〈宋郊祀歌〉而改為「括宇」，引《西京雜記》所載，司馬相如「賦家之心包括宇宙」語為證，割裂牽合亦為未協。²⁴

²¹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，前引書，頁 3。

²²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，前引書，頁 3。

²³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二，前引書，頁 79-80。

²⁴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 195，前引書，頁 2737。

另外，〈史傳篇〉班固徵賄事，紀昀也批評黃注不引劉知幾《史通》互証，而旁牽陳壽傳覓米之事，紀評《文心雕龍》也早已言之：

班固受金語，見《史通》，觀下稱公理，知為《昌言》之佚文，此引陳壽非是。²⁵

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對此條，說明較為詳盡，或許是體例的關係，紀昀眉批往往較為疏簡：

〈史傳篇〉中「徵賄鬻筆之愆，公理辨之究矣」句，公理為仲長統字，此必所著《昌言》中有辨班固徵賄之事，今原書已佚，遂無可考。觀劉知幾《史通》亦載班固受金，事與此書同，蓋《昌言》唐時尚存，故知幾見之也。乃不引《史通》互證，而引陳壽索米事為註，與《前漢書》何與乎？²⁶

在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中的注本糾謬，引更多黃注錯誤之處，如〈宗經篇〉末黃叔琳附注，極論梅本之外誤，謂宜從王維儉本，而黃注篇中所載，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，紀評《文心雕龍》即評之：

此注云從王本，而所從仍是梅本。²⁷

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則云：

惟〈宗經篇〉末附註，極論梅本之外誤，謂宜從王維儉本，而篇中所載，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，殊自相矛盾。²⁸

又如〈宗經篇〉中「《書》實紀言而訓詁茫昧，通乎爾雅，則文義曉然」句，黃注謂爾雅本以釋詩，無關《書》之訓詁，紀評《文心雕龍》即駁之曰：「爾雅釋《書》者不一」²⁹，只不過在提要中舉例更加詳盡：

案《爾雅》開卷第二字，郭註即引《尚書》「哉生魄」為證，其他釋《書》者不一而足，安得謂與《書》無關？³⁰

至於〈徵聖篇〉中「四象精義以曲隱」句，黃注引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；又引朱子《本義》曰：「四象謂陰、陽、老、少」紀評《文心雕龍》即駁之曰：

彥和之時，尚不以陰陽老少為四象，此真郢書而燕說矣。³¹

²⁵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四，前引書，頁153。

²⁶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195，前引書，頁2737。

²⁷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一，前引書，頁39。

²⁸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195，前引書，頁2737。

²⁹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一，前引書，頁39。

³⁰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195，前引書，頁2737。

³¹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一，前引書，頁34。

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則云：

案《繫詞》「易有四象」，孔疏引莊氏曰：「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、有假象、有義象、有用象，為四象也。」又引何氏說以「天生神物」八句為四象。其解「兩儀生四象」，則謂金木水火秉天地而有是。自唐以前均無陰陽老少之說，劉勰梁人，豈知後有邵子《易》乎？

32

〈徵聖篇〉中又有「秉文之金科」句，黃注引揚雄《劇秦美新》「金科玉條」，又引曰：「謂法令也，言金玉佞詞也」紀評《文心雕龍》即駁之曰：

注為王莽而言，此引以贊孔子則不必。存佞辭一句，當引李善注，曰言金玉貴之也。³³

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則說：

案李善註曰：「金科玉條，謂法令，言金玉，貴之也」，此云「佞詞」，不知所據何本？且在《劇秦美新》，可謂之佞詞；此引註〈徵聖篇〉而用此註，不與本意刺謬乎？³⁴

至於其他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中提到黃注的「不得其根柢」，往往正是博聞強記又精於考據的紀昀，不滿黃叔琳未能正本溯源，引述最早的經典出處：

其他如註〈宗經篇〉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不引《左傳》而引偽孔安國《書》序；註〈諧謔篇〉荀卿《蠹賦》，不引荀子賦篇，而引明人《賦苑》，尤多不得其根柢。³⁵

紀評《文心雕龍》就常以此批評黃注，如黃注「邠詩」引詩傳，紀昀即稱「詩傳非根柢」³⁶；黃注「玉版金鏤之寶，丹文綠牒之華」引《緯書》、《拾遺記》、《宋書》，紀昀即稱「皆非根柢」³⁷；黃注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」引偽孔安國《書》序，紀昀即稱「宜先引《左傳》於前」³⁸。總而言之，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對黃注的批評，往往已早見於紀評《文心雕龍》之中，只是限於體例不同，詳略有別而已。

³²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 195，前引書，頁 2737。

³³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一，前引書，頁 30。

³⁴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 195，前引書，頁 2737。

³⁵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下冊卷 195，前引書，頁 2737。

³⁶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一，前引書，頁 30。

³⁷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一，前引書，頁 25。

³⁸ 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卷一，前引書，頁 36。

參、結語

綜和上述所言，有以下幾點結論。一是比對紀昀《文心雕龍》與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》提要、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這兩篇提要，確實是紀昀意見發揮於其中，進而成為官方立場，而這兩篇題要，應是出自紀昀之手無誤。類似這樣的例子相當多，筆者³⁹與黃瓊誼⁴⁰皆曾為文討論過。

二是比較《四庫全書·文心雕龍輯注》書前提要與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心雕龍輯注》提要，確實有明顯修改情形，證明了七閣《四庫全書》完成後，到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刊行，十幾年間仍有修訂工作在進行。事實上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早在乾隆 46 年 2 月即完成初稿，其後卻是不斷地進行修改，遲遲無法刊定，直到乾隆 60 年 11 月 16 日，方纔竣工刷印裝潢⁴¹，根據現有資料，完成這項修訂工作者，就是紀昀，至於另兩位總纂官陸錫熊、孫士毅，早已脫離《四庫全書》完成後的後續工作了。

三是博聞強記又精於考據的紀昀，不滿黃叔琳所注「不得其根柢」，反映在提要中，對黃注評價也由書前提要稱「然其疏通證明，大致純備，較之梅王二注，則宏贍多矣」，到武英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提要稱「然較之梅註，則詳備多矣」只簡單一句話，就可以看出黃注在紀昀心中分量如何。事實上

³⁹王鵬凱：〈紀昀撰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之論析〉，東海圖書館館訊新 97 期，2009 年 10 月，頁 50-60。

⁴⁰黃瓊誼根據研究所得認為「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中的文學批評見解，不僅是異於乾隆之意旨，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和紀昀個人的文學思想相符合，是紀昀意見貫徹於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例證」，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對乾隆旨意依違之例——以集部為考察中心〉，東海圖書館館訊新 121 期，2011 年 10 月，頁 50。

⁴¹〈原戶部尚書曹文植奏刊刻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竣工刷印裝潢呈覽摺〉曹文植稱「竊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仰蒙俞允，並繕寫式樣，呈覽在案。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，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，是以停工未刻。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，隨加緊刊刻畢工。謹刷印裝潢……現交武英殿收貯。」（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，頁 2374。）另據慶桂、董誥等纂修《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》卷 1493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甲午條記：「予告尚書曹文植奏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刻竣。謹進陳設二十部，備賞八十部。餘將板片交武英殿收藏外，並另刷四部，請發裝潢，分貯四閣。至是書最易繕閱，應照向辦官書，刷印發坊領售。報聞。」（台北：華聯出版社，1964 年，第 30 冊，頁 22153。）則知曹文植早於乾隆 51 年即奏請刊刻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但因提要有須更改之處，是以停工未刻。後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，至乾隆 60 年 11 月才刊刻畢工，隨經乾隆批准刊印方式。這些紀錄除了說明了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完成的日期外，還指出了紀昀對殿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改訂之功。

紀昀根據黃叔琳門生聶際茂所言，已經認定《文心雕龍輯注》的注與評並非出自黃叔琳之手，而是客某甲，紀昀並釐清客某甲是盧文弔的傳言：

此書校本實出先生，其注及評則先生客某甲所為。先生時為山東布政使，案牘紛繁，未暇遍閱，遂以付之姚平山。晚年悔之，已不可及矣，長山聶松巖云。此注不出先生手，舊人皆知之。然或以為出盧紹弓，則未確。紹弓館先生家在乾隆庚午辛未間，戊午歲方游京師，未至山東也。⁴²

四是紀昀對黃注的糾謬品評未竟其事，甚為可惜，汪春泓就說：

以紀氏的學力，僅就前七篇而論，他于《輯注》所提出的意見，確實高屋建瓴，可以修正黃注，大有助于提升《文心雕龍》注釋的水準。十分可惜，紀氏有始無終，令人扼腕！⁴³

至於為何會未竟其事？祖保泉認為是：

這裡，我想指出一個奇怪現象，即：紀氏評論黃注，從〈原道〉至〈詮賦〉（第一至第八篇），對每篇原文後面的黃氏注文，或多或少皆有評語；但自〈頌贊〉直至〈序志〉《第九篇至第五十篇》，除在〈聲律〉篇「吹竽」的注文眉端加了一條批語外，其餘則不著一字。是不是〈頌贊〉篇以下的黃氏注文都是允當的，用不著斟酌呢？這就值得人們注意。……我認為，這正好說明，紀氏寫評語時，並沒有集中精力從事這項工作，只是隨意閱之，漫筆評之而已。儘管紀氏在乾隆癸巳年（1773 年）以後，還留意過自己的評語，並以《永樂大典》所載舊本校勘原文，指出某處為「明人臆改」，但這仍不能改變其評語缺乏嚴肅性的缺點。⁴⁴

筆者發現乾隆 36 年 7、8 月間，如本文開始所敘述，紀昀陸續評閱完多本書籍，似乎在對之前評點文集的工作，進行總結收尾。力分則弱，難免會影響到工作的品質。但對黃注的糾謬品評未竟其事，我想最大的原因是紀昀要趕往密雲迎鑾。紀昀自遇赦返京後，賦閒待命，尚未署官。10 月，乾隆奉皇太后自承德避暑山莊返京。是時，乾隆正得意於額魯特蒙古四大部族之一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，紀昀迎接聖駕於密雲，並獻上所作五言三十六韻〈御試土爾扈

⁴²《紀曉嵐評注《文心雕龍》》，前引書，頁 4-5。

⁴³汪春泓：〈關於紀昀的《文心雕龍》批評及其文學思想之研究〉，北京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，2001 年第 5 期，頁 80。

⁴⁴祖保泉：〈《文心雕龍》紀評瑣議〉，《文心雕龍學刊》第二輯，1983 年 7 月，頁 259-260。

特全部歸順詩》，得旨優獎，復授翰林院編修。對於這樣的機會，紀昀勢必要好好把握，以圖翻身，該詩雖然僅有幾百字，但仍需殫精竭思以完成，加上要啟程趕赴密雲迎駕，修正黃注的工作只好草草結束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恢復官職後，紀昀在乾隆 37 年重新閱畢《玉臺新詠》⁴⁵，說明紀昀對乾隆 36 年 7、8 月間兩次閱畢《玉臺新詠》仍覺未洽。只可惜他沒有選擇繼續完成修正黃注的工作，空留下此一遺憾。接著乾隆 38 年《四庫全書》開館，這項耗盡紀昀心力的學術重頭戲，讓品評黃注的工作，終究成了未竟的憾事。至於紀昀能得知趕往密雲迎鑾、乾隆也願意接見，其中必有人為之營理，方能玉成此事。筆者推測此人應當是紀昀的座師大學士劉統勳⁴⁶，一來紀昀為其在乾隆 12 年順天府鄉試，名定第一的得意門生，兩人已有二十多的師生情誼；二來紀昀與其子，赫赫有名的劉羅鍋劉墉，為相交一輩子的知己⁴⁷，在感情上，劉統勳這樣做是無可厚非，況且紀昀能擔任《四庫全書》總纂官一職，還是出自劉統勳的舉薦⁴⁸。

⁴⁵紀昀甚為欣賞《玉臺新詠》，《四庫全書》中所著錄的《玉臺新詠》，就是時任兵部侍郎的紀昀所獻的家藏本。此外《四庫全書》還收錄紀昀父親紀容舒所著之《玉臺新詠考異》以及其所獻入《四庫全書》館家藏的明馮舒《馮氏校定玉臺新詠》和清吳兆宜《玉臺新詠箋注》，從這些收藏及著作，足可見紀昀是如何地看重《玉臺新詠》。至於《玉臺新詠考異》應是紀昀在乾隆 36 年時所作的《玉臺新詠校正》，而託諸另一位總纂官陸錫熊，以家藏本獻入《四庫全書》館。學者如邵懿辰稱「容舒乃紀文達之父，此書實文達自撰，歸之父也」（《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，頁 880），雋雪豔亦曾撰專文討論〈玉台新詠考異〉為紀昀所作，（《文史》第 26 輯，中華書局 1986，頁 366）、張蕾：《玉臺新詠》論稿第九章，（2004，河北大學博士論文，頁 120-132），也都認為該書實是紀昀所作。但游志誠則持異議（〈國家圖書館藏紀昀評點《玉台新詠》殘稿本證論〉，《淡江中文學報》第 24 期，2011，頁 35-62）。

⁴⁶天嘏：《清代外史》記載著劉統勳見重於乾隆之事「弘曆席累朝富庶之業，既北討南征，耀兵塞外，又挾其威權叱辱群臣如奴隸。故六十年間能不受侮弄者，惟劉統勳一人耳，餘則鮮有能免者」，收入《滿清稗史》上冊，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7 年，頁 20。正因劉統勳見重於乾隆，對此事才使得上力。

⁴⁷嘉慶 9 年 5 月 10 日，在紀昀去世前幾個月，曾在劉墉贈硯上鐫道「余與石庵（劉墉）皆好蓄硯，每互相贈送，亦互相攘奪，雖至愛不能割，然彼此均恬不為意也。太平卿相，不以聲色貨利相矜，而惟以此事為笑樂」，紀昀：《閱微草堂硯譜》，湖北美術出版社，2002 年，頁 62。

⁴⁸「至各書詳檢確核，撮舉大綱，編纂總目，其中繁簡不一，條理紛繁，必須斟酌綜覈，方不致有參差罅漏。臣等公同酌議，查現在纂修·翰林紀昀、提調·司員陸錫熊，堪膺總辦之任」〈辦理《四庫全書》處奏遵旨酌議排纂《四庫全書》應行事宜摺〉，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，前揭書，頁 76-77。